

年味归来处  
万家灯火时

□ 本报记者 蔡可心

在中遗成功那一刻，春节成为世界级文化坐标。但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，年的气息，仍是那裹挟气蒸腾的年夜饭，是记忆里鞭炮响的爆竹，是绵延千年的情感共振。新年将至，本报记者专访了《过年书》的作者冯骥才。作为中遗发起人之一，他如何理解这一节日背后的文化记忆？我们又该如何更好地接过这束穿越时光的炬火，让春节在中国和世界的现代文明中散发更璀璨的光彩？

## 年，一种强化的生活

**记者：**《过年书》的出版，除了回应春节申遗成功，是否还蕴含着更深层的契机？您个人的情感体验与学术思考，如何交织并最终促成这本书的问世？

**冯骥才：**近年来，我特别想编一本书，即《过年书》。因为我写了太多的关于年的文字，小说散文也好，随笔杂文也好。我是从农耕时代过来的人，对年的情怀和记忆太深。年是中国生活和中华文化中太浓太烈太醇的一缸老酒，而且没有一个中国人没尝过。

上世纪，社会开放，生活改弦更张，加上西风东渐，固有的传统便渐渐松散，年味发生淡化，我因而忧患，生活不能不知不觉失掉了这么美好的东西；如果我们真的失却了年的风俗，那就不仅仅是遗失一顿年夜饭，而是几千年创造的各个地域千差万别绚烂缤纷的年文化，这里边还包裹着我们民族对团圆、慈孝、和谐、平安和幸福执着的精神追求。于是，我开始关切、思索、思辨、探究年的内涵、性质、意义、不可缺失的道理，写成文章，或向公众讲述；进而对一些重要的年俗如花会、窗花、年画等进行田野抢救；在各种与年相关的社会话题上发表意见，如春晚、春运、短信拜年、鞭炮等。我的本意是保护好和传承好传统的年文化。

另外还要做一件事，就是为加强年本身的节日意义而努力。一是向国家建议除夕放假。除夕是年最重要的日子，不放假，就无法过好年，这个建议被政府采纳了。二是建议将春节申请为世界文化遗产。世界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文化遗产，与历史经典、一旦被国际公认，列入世遗，将极大提高国人的文化自信，同时春节将成为全世界尊重与喜爱的节日。

为此，我写了许多文章，建议、提案，做了许多演讲，表达出了我在这方面的思考与意见。近四十年来，写年、说年、谈年、论年，是我工作的一部分。于是，我很想把它们汇编在一起，看看一代人的当代兴衰与走向，也反省一下自己的行为是否得力。

一个意外的好消息——春节申遗成功——闯入我们的生活。多年的梦想成为现实！春节成为人类的文化瑰宝，一方面当之无愧，一方面喜出望外。于是着手编辑修订，配图成书。

**记者：**从您的文字中，常能读到一种经过岁月沉淀的生活理想。在众多年俗中，哪些仪式或瞬间最能承载您心中对“美好生活”的具体想象？这些传统又如何帮助一代代人构建更美好的生活愿景？从更深的层面看，您认为“中国年”是一种怎样的文化存在？

**冯骥才：**在中国民间，最深厚的文化，莫过于“年文化”了。中国人过年，与农业关系较大。农家的年，以大自然四季为一轮。年在农闲时，便有大把的日子可以折腾；年又在四季之始，生活的热望熊熊燃起。所以，对于中国人来说，过年是非要强化不可的了。或者说，年是一种强化的生活。

世界上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崇拜物，中国人崇拜的是生活本身。“过日子”往往被视为生存过程。在人们给天地三界诸神众叩头烧香时，并非信仰，亦非尊崇，乃是企望叩佛降福人间，能过上美好又富裕的生活。这无非借助神佛的威力，实现向往；至高无上的仍是生活的本身。

在过年的日子里，生活被理想化了，理想也被生活化了。这生活与迷人的理想混合在一起，便有了年的意味。等到了过年，人们走出这年所特有的状态，回到生活里，年的感觉也随即消失，好似一种幻觉消散。年，实际是一种努力生活化的理想，一种努力理想化的生活。无论衣着住行，言语行为，生活的一切，无不充盈着年的内容、年的意味和年的精神。且不说鞭炮、春联、福字、年画、吊钱、年糕、糖瓜、元宵、空竹、灯谜、花会、祭祖、拜年、压岁钱、聚宝盆等等，这些年俗的专有的物事；打比方，单说饺子，原本是日常食品，到了年节，却

非比寻常。从包饺子“捏小人嘴”到吃“团圆饺子”，都深深浸染了年的理想与年的心理。瓶子表示平安，金鱼表示富裕，瓜蔓表示延绵，桃子表示长寿，马蜂与猴表示封侯加官，鸡与菊花都表示吉利吉祥……生活中的一切形象，都用来图解理想。生活敷染了理想，顿时闪闪发光。

这样，喜庆、吉祥、平安、团圆、发财、兴隆、加官、进禄、有余、长寿等等年时吉语，便由此而生。这些切实的生活愿望，此刻全都进入生活。无处没有这些语言，无处不见这些吉祥图案。一代代中国人，还由此生发出各种过年方式，营造出浓浓的年的环境与氛围。长达四十天，天天有节目，处处有讲究，事事有说法，这色彩与数字都有深刻的年的内容，这便构成了庞大、深厚、高密度的年文化。

## 发自内心的仪式感

**记者：**当代社会常谈“仪式感”，在您看来，春节作为中国人最重视的传统节日，它有没有仪式感，如果有应该是怎样的？

**冯骥才：**这是我近来思考的问题。有人认为我们的春节没有仪式感，不如西方的圣诞节，西方人要摆圣诞树、唱圣诞歌、过平安夜，而我们的春节已经被理解为一场皆大欢喜的玩玩乐乐，大年三十晚上摆上一桌团圆宴，吃一顿饺子，再放放鞭炮而已。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。我们的春节原本是很强的仪式感的，但如今传统的仪式感已经被我们遗忘了。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文化失落问题。

**记者：**您认为中国传统年节所承载的仪式感，与西方圣诞节的仪式感，是否存在着根源性的文化差异？更进一步说，春节的仪式感对于中国人而言，是否具有超越节日本身的精神意义？

**冯骥才：**中国人传统过年的仪式感与西方人过圣诞节的仪式感有个很大不同：我们的年背后没有宗教。圣诞节有宗教严格的规制支撑，有些仪式实际是宗教仪式。而我们传统的年是一种生活节日，支撑它的是传统民俗。但我们传统的年俗，并非可有可无，也有着很严格的程序。比如在年的筹备上就有一整套要求。再比如，吃年夜饭之前必须祭祖，祭拜“天地君亲师”，以焚香磕头的方式，向大自然、祖先、师长以及生命的传承表达感恩与敬畏之情。我曾经写文章回忆自己童年祭祖时的恭敬严肃，祭祖的先后要遵循祖父、父亲再到我的顺序，以表达一代代传承有序，心中自小便自然形成了对“天地君亲师”的敬畏之心。辛亥革命之后，中国人推翻君主专制，“君”被拿掉，但我们对“天地”“亲”与“师”的敬畏却应该传承下来。一旦中断，传统的精神就会显得模糊。

祭祖之后是阖家团圆，今天我们把它看作是一顿团圆饭，其实没那么简单。一个家庭一年一度地把家庭的人气凝聚起来，和谐相助，这也是我们中国人最看重的。而且这种以家族为单位的凝聚实际上是我们这个民族凝聚力的根本。这时，全家人又不由自主地都会说上一些吉祥话，相互助兴，特别是让老人高兴。春节时，老人一定要坐在“最上面”的位置，桌上最好吃的菜要先夹到老人碗里，这种意识一年年早已深入到我们的骨头里。

民俗是一种亲和又美好的生活文化和生活情感。它是一种朴素的“仪式”，它不像宗教仪式那样严格规范，却由衷地发自内心。它最重要的不是形式，而是精神内涵和情感内涵。

## 让春节继续闪耀

**记者：**您长期致力于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实践。在您看来，一座城市的传统民俗、工艺、戏曲与历史空间，如何才能摆脱“静态遗产”的标签，真正融入当代生活的肌理？您能否结合自身实践经验，谈谈在调动这些文化资源时付诸了哪些行动？

**冯骥才：**在运用这些传统文化时，我们刻意把一些已经被时间的尘埃埋没的事物和细节，挖掘出来擦拭干净，重新亮闪闪地放在人们面前。在做这些事时，我们发挥了许多非常美妙的文化想象，为了让历史的光芒重新照耀今天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，我们曾在天津办过一个年画节。我请画家李志强把杨柳青年画“勾、刻、印、画、裱”全过程放在年画作品展中，好让普通民众了解木版年画复杂又精湛的技艺，这在当时的民间艺术展中是从未有

过的。我还把开幕活动特意放在南门外内建筑极华丽的广东会馆，请来各道皇会、中幡、风筝、捏粉、书春、刘海风葫芦、石头门箍素包、面具刘、桂发祥麻花、荣记糖画、玉丰泰绒纸花等各种民俗在会馆的院内外列开阵势，以全面展示天津传统民俗的精髓。会馆戏台上演的开场戏是古老的《跳加官》；《三岔口》用了数十年没见过的“砸瓦带血”；台口立着写着当场戏码的水牌子；台下有几桌“观众”是由天津人艺话剧院演员扮演的，他们身穿收藏家何志华先生提供的清末民初的老服装，表演时人们如何看戏。剧场里还安排一些演员表演老戏园如何沏茶斟水、卖零食香烟、扔热手中把儿。连看戏的宾客们手里拿着的戏单，都是严格按照老样子，由年画社的老画师刻版印制的。就这样，完完整整呈现出津沽特有的戏园文化，叫那些由北京请来的文化界人士吴祖光、新风霞、黄苗子、杨宪益、王世襄、黄宗江、凌子风、于洋等看得如醉如痴，更叫天津身怀绝技的民间高人们引为自豪。闭幕式换了地方，设在杨柳青镇出名的石家大院。那天是元宵节，杨柳青人也要在大批中外贵宾面前展示自己风情迥异的民俗民艺。“打灯笼走百病”是搁置久远的元宵旧俗，这一天却让它重新回到古镇的生活中，以表达这个岁久年长的年画之乡美好的文化情感。年不就被我们召唤回来了吗？

**记者：**在您看来，普通个体、家庭或社区，能做什么来推动春节复兴，让传统不只是形式的沿袭，而真正成为连接代际、滋养日常的活态文化？

**冯骥才：**年文化受到空前猛烈的冲击，原因是多方面的。一是西方文化的冲击，现在中国人的家庭中，年轻人渐渐成为一家之主，他们对闯入生活的外来文化更有兴趣。二是人们的社会活动和经济行为多了，节日偏爱消闲，不愿再遵循传统的繁缛习俗。三是年文化的传统含义与现代人的生活观念格格不入。四是年画、鞭炮、祭祖等方式一样样从年的活动中撤出；有一种说法，过年只剩下吃合家饭、春节电视晚会和拜年三项内容，而拜年还在改变为电话拜年。

复兴不是复古，而是从文化上进行选择与弘扬。现在要紧的是，怎样才能避免把传统扔得太快、太快，会出现文化上的失落与空白，还会接踵出现外来文化的“倒灌”和民族心理的失衡。

**记者：**作为文化学者，您能否从历史纵深与文明演进的角度，为我们解读春节究竟从何而来？面对未来，您认为这一延续千年的传统，还可能带来哪些新的可能性？

**冯骥才：**春节源自农耕生活。在漫长的农耕时代，生活依从生产，生产依从大自然的四季。大自然新一轮四季的来临，也是人间新一轮生产与生活的开始。于是，当一年一度冬去春来的节点——“年”到来时，就分外重要了。人们自然要把对新的一年生产和生活的极致向往——五谷丰登和金玉满堂，全放在对年的祝愿里，成为过年巨大的精神驱动力。同时，所有人间的美好期许：幸福、平安、健康、团圆、兴旺，也都一拥而来，汇成年的主题。人们表达这种对生活的向往与盛情所采用的方式是各种各样的民俗，大到民间灶火和庙会，小到一枚巴掌大、美丽、鲜亮的窗花。然而，由于中国各地的山川不同，地域多样，民族有别，风物迥异，各地的年俗自具风采。没有一处灶火不具有自己的特色，没有一枚剪纸不带着自己地域的风情与传说。而春节又是我国时间最长的节日，始于祭灶，止于灯节；中间排满了各种内容的风俗活动。

大多数非遗技艺的传承人是“少数派”，是身怀绝技的传承人，春节的传承人却是全体中华儿女。而一代代中国人同时也是年文化的创造者。全民努力过大年，一贯而下四千年，会是多大的文化创造力？为此，我们年文化才如此强大、深厚、灿烂、魅力无穷。可以说，我国最大的物质文化遗产是万里长城，最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春节。当春节习俗成为世界文化遗产，一定会给人类的文明大大增添光彩和多样性，同时也为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打开一条宽阔的大道，愈来愈多的人会关注春节、好奇春节、参与春节。

## 读书单

《春节》  
萧放 叶玮琪 著  
中华书局

春节，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文化图腾，是跨越三千年时光的情感约定。本书以温暖细腻的笔触，串联起春节的历史脉络、民俗细节与文化内涵。这里有腊八祭灶的古老仪式，有年夜饭里的团圆密码，有春联年画的吉祥寓意，更有各民族春节的多彩风情与春节走向世界的文明对话。它不仅追溯“回家过年”的深层根源，解读“辞旧迎新”的文化基因，更记录着传统节日在现代社会的鲜活演变，让我们在字里行间重温春节的温情与力量，读懂中国人“和合共生”的生活哲学与家国情怀。

《时间之书》  
余世存 著  
天津古籍出版社

节气是中国人生存的背景和时间，也是生产和生活的指南，蕴藏着中国人洞察天地的智慧和生存哲学，是先民立身处世的生活和安身立命的参照。本书以宏大的笔触和独特的视角介绍了节气在天文、气候、农业、养生、历史、美学、哲学观念等方面的常识，是了解中国二十四节气和传统文化入门书，也是属于中国人的“时间简史”。了解节气的诸多含义，重获时间的节律和精气神儿，才能建立起独属于自己的生活秩序，在时间中获得安顿。

《国色：中国人的色彩世界》  
郭浩 著  
湖南文艺出版社

回到历史的现场，无论是去看生活方式，还是去看色彩世界，都是一件鼓舞人心的事情。本书以时间为轴，以色彩为线，串联起中国美学、工艺与思想，追溯中国色彩美学源头，全方位呈现色彩在祭祀、文学、绘画等多领域的演变历程，让我们领略到色彩与权力、文化、生活的紧密交织。从夏代绿松石色到明清精致色彩，各时代色彩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、文化思潮和审美取向，构成了一部生动鲜活的中国色彩史。作者凭借深厚学术功底，让传统色彩清晰呈现，构建中国色彩美学体系，助力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。（□记者 蔡可心）

## 我与书的故事

## 拾得橙黄橘绿时

□ 王汉沈

暑假，我在散步时走进了新华书店，望着一排排高大的书架，我却无心翻阅，只是在书架前漫无目的地徘徊。《正是橙黄橘绿时》，书脊上那随性、潇洒的七个字跃入眼帘，作者是肖复兴，“生活的诗意未必在远方，眼前所有的‘苟且’，都可能结出丰硕喜人的果实。”扉页上的这几句话深深吸引了我。这本散文集共收录了几十篇作品，其中有三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回味与反思。

其一，《风中的字》。2014年大年三十的黄昏，在潘家园市场，肖复兴路过一个仍在出摊的书法小摊，便询问摊主行情如何，对方摇摇头说一幅作品都没卖出去。肖复兴办完事原路返回时，天已完全黑透，附近报刊零售亭的门口上贴着两幅字，正是先前摆摊中年人写的。一天一幅字都没卖出去，他却索性把这两幅字留下来，与即将燃放的鞭炮一同欢庆。既然清风朗月无需花钱购买，那么白纸黑字也可以免费供人欣赏，实乃一种别样的境界。

说来惭愧，由于教学工作需要，我练习写字，课余和节假日都在办公室“闭门造车”，一练就是十几年，至今也没有写出让自己满意的书法作品。我不知道自己还要攀登多少年，文中卖字中年人的两幅字将陪伴我书写一笔一画，继续前行。

其二，《大年夜》。年三十晚上，肖复兴去小区的小理发店理发，此时老板正准备打烊赶火车回江西老家。看到肖复兴，老板赶忙招呼，这时又来了一位女青年，着急理发去婆婆家过年。肖复兴便让女青年先理。老板忙了一个多小时，终于得以去店门时，看见那位女青年站在一辆丰田RV4旁边，执意要送老板去火车站。除夕夜的小理发店里，铺展开一幅充满善意和温情的画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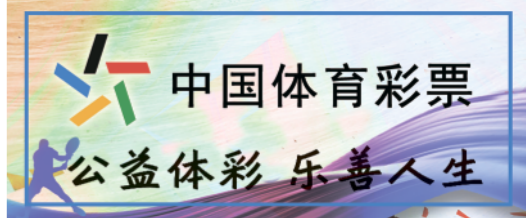
时光飞逝，我依然清晰地记得，2006年7月5日中午，我和女儿在公交站等车，一辆帕萨特驶过，开车的是那天上午刚举行完毕业典礼的一位学生的家长。车子开到前广场口折返回来停在我面前，说顺路，执意要送我目的的地。孩子已不在我的“管辖范围”，顺路只是一个美丽的“借口”。岁月可以流转，但师生情谊永远不会褪色。

其三，《兹罗尼茨的钟声》。13岁的德沃夏克因家境贫困被迫辍学去学杀猪。一天忙完后去散步，走进一座教堂，被一架管风琴吸引，他便弹奏起来，琴声引起了一位长者的注意。这位长者安东尼·李曼，是教堂的乐长，也是兹罗尼茨音乐学校的校长和管风琴老师。李曼发现德沃夏克有音乐天赋，于是想尽办法让他去学习钢琴。果然，德沃夏克成为19世纪捷克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。

“世有伯乐，然后有千里马”，倘若没有李曼的发掘与悉心培养，捷克便会缺失一位伟大的作曲家。扪心自问，我从事小学教学36年，不过是一名普通教师，又怎敢自诩为伯乐呢？

还好，在距离退休还有5年之际，我与这本书不期而遇。它既让我看到了自己生活的缩影，又引发了我的反思：如何在退休前的这几年，做好这份教师工作，去迎接属于自己的“橙黄橘绿”之秋。

哪本书曾深刻影响你？请用千字左右，写下这本书与你相遇、相知、相知的故事。欢迎来稿。  
投稿邮箱：dazhongribawt@163.com



## 书卷里的中国年

□ 本报记者 蔡可心

宅院外的门神怒目圆睁，红包里的压岁钱叮当作响，元宵节的灯火照亮夜空。这些绵延至今的春节习俗，连接着过去与现在。翻开书里的年节记载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形式与传统，更是中华民族对平安、富足和光明始终如一的祈愿。

## 门神崇拜

门，在古代列为“五祀”之一，是家宅内外之界，也是精神守护之所。唐代以后，门神形象逐渐定格于钟馗、秦琼、尉迟恭等武将，他们被绘于年画、贴于大门，承担驱邪避鬼、护佑家宅的职责。此外，象征吉祥的“和合二仙”“福禄寿三星”等内容也出现在门上，成为“祈福门神”的代表。山东杨家埠等地的木版年画中，便留存了丰富的门神谱系。

门神崇拜与门神迷信，是社会史演进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化现象。这种观念形态的历史变化，其实往往体现出多种不同文化基因在不同的民俗背景中，不同的社会层次间、不同的心理条件下奇妙的复合作用。门神系统的多元化，说明人们内心所祈盼的“喜”“福”“吉”“祥”，其具体内涵原本也是多元的。面相慈和的所谓“祈福门神”，代替了神情凶狞的武装门神，无疑可以使居主体会到某种亲近感。这种变化，

至少也可以表现出社会审美观念的某种进步。

不过，一般宅院内内门堂贴用“祈福门神”画像时，大门仍然用戾鬼法邪的武士门神镇守，说明人们观念意识的深层结构中，依然存在难以摆脱的早期门神崇拜的影响。正如歌剧《白毛女》中喜儿的唱词：“门神门神骑红马，贴在门上守住家；门神门神扛大刀，大鬼小鬼进不来。”朴素的语句背后，是一种源远流长的安心之愿。

## 除夕压岁

压岁钱，是中国年俗中充满温情的礼仪。清人潘荣陛《帝京岁时纪胜》中《十二月·岁暮杂务》说，除夕，“阖家团拜，更尽分岁，散黄钱金银镒”。姜子匡编《新年风俗志》也说到绍兴越中民间新年儿童拜岁礼俗：“这是辈分较小的向着生存着的辈分较大的年长的人拜新年的礼节。幼者要跪下叩头三响，长者只须俯首捋臂道好，不过客气一点的长辈，他就跟着跪下，还要送红纸小包的拜岁钱几角或几元，叫小辈去自买玩具或食物。”这“拜岁钱”，便是今日所说的压岁钱。

《红楼梦》第五十三回里，此俗写作“押岁钱”，并提到“押岁银子”。翟秋白在《赤都心史》中也沿用“押岁盘”之称，将“压岁”写作“押岁”。钱币深深嵌入民俗肌理，人们的衣食住行、生老病死、喜怒哀乐，都承受着“钱”的干预。有

些民间礼俗因此重重地打上了“钱”的烙印，诞生出“花灯钱”“月饼钱”“压岁钱”等名目，承载着超越经济价值的情感与祝愿。压岁钱从最初的辟邪物，逐渐演变为传递关爱、维系亲情的礼仪符号，成为人人皆知的年节风景。

## 上元春灯

正月十五，道家称“上元”，此夜为元宵、元夕。因例须张灯，故又称灯节、春节。《说文解字》释“元”为“始”，而这一天作为一年中第一个满月之夜，更被赋予“圆满”“美满”的寓意。人们张灯结彩，欢庆良宵，恰如南宋范成大所咏：“新年第一佳时节，谁肯如翁闭户眠？”

上元节俗极为丰盛，除了赏灯、猜谜、舞龙灯，还有走百病、迎紫姑、照田蚕等多样活动。满天烟火，街衢杂技，高跷秧歌，共同将节日推向高潮，使之成为一场名副其实的全民“狂欢节”。如果说上元是时序的一篇乐章，那么春灯就是它的前奏曲和主旋律。按时序来说，自腊月启动的年节气氛，至此达到顶峰，过节后落灯、收灯，新年就告一段落了。

在山东，大明湖、台儿庄古城等地会举办元宵灯会，有河灯祈福、举灯游街等活动，力求将“年味儿”拉长。无论身在何方，当盏盏春灯挂起，人们便知：又到上元佳节，又见火树银花，又是人间一场团圆光明的好时节。